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康齋集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秦英

欽定四庫全書

康齋集卷八

明 吳與弼 撰

奏疏

辭左春坊左諭德第一本

天順二年五月十六日臣吳與弼謹奏為薦賢事於天
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欽蒙差行人曹隆齋捧勅書禮
幣降臨衡茅以臣為才而徵聘赴闕聞命驚惶恍然自

失因知攸措竊緣臣雖幼承父師之訓粗涉書史而弱
冠沾疾加以立志不堅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無迨夫
暮年疾病愈深夙志彌怠自愧虛度此生付之長歎螻
蟻微軀何意復蒙聖明齒錄夫卑辭厚幣惟賢可以當
之而臣何人敢膺曠古所稀之盛典哉恭惟皇帝陛下
睿知聰明聖神文武四方風動萬國歸仁而崇儒重道
之盛心圖治濟時之美意實與天地同大日月齊明凡
有血氣者莫不欣忭況在於臣敢不踊躍恭命謹於當

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日陪鄉隣老稚謳歌舞蹈伏惟大
得民之盛何幸逢於今日而負且乘之譏實難免於輿
論於是肅將勅幣謹用緘封俟春氣和暖扶疾隨使齋
赴闕廷以圖辭免臣於三月十六日上道五月十五日
至京十六日引見蒙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臣以菲
才既未經辭免禮幣之榮又安敢冒昧以受寵擢之重
謹將原賜禮幣進上伏望聖慈矜臣愚顛憐臣見患兩
足風痺大施曠蕩之恩特回所命放臣歸田少全微分

日歌頌雍熙於水邊林下以畢餘齡不勝萬幸

第二本

伏蒙十六日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臣尋具本辭免
十七日奉聖旨不允所辭兼蒙過假褒詞益令孱薄不
任震驚伏念臣所以懇辭者非敢有高世之心潔身之
意亦非敢有矯激沽名之妄實以學德荒踈疾病纏繞
苟不自量冒昧供職必有曠官之譏又必有失儀之罪
非惟貽玷於聖明亦且取笑於後世是以不避斧鉞冒

瀆天威至於廷對之餘賁以紗羅勞以羊酒分雖難當
不敢有孤至恩即踴躍拜賜矣伏望聖慈哀臣愚誠聽
臣辭免容臣儒衣儒冠日近清光以圖報稱於萬一臣
無任懇切待罪之至

第三本

伏蒙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臣再具本辭免二十二
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伏念臣一介庸夫材非令器誤蒙
聖明甄錄初徵赴朝待以不世之寵授之美官而促令

供職此急於用才之盛心曠古帝王之希典實千載之
竒逢正臣子報効之秋也緣臣學識踈謬素多疾病見
患疾咳頭風及兩足風痛苟不自量冒昧供職徒速罪
疾無補明時臣聞漢蔡邕嘗見異書唐李邕願一見秘
書臣僻處山林異書固未嘗相接秘書尤難得見叨遇
聖明何幸如之伏望聖慈哀臣愚誠聽臣終辭俾於下
處暫且調攝俟疾畧蘇乞賜一接秘閣羣書少益蒙見
或備顧問圖答涓埃於萬一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

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第四策

欽蒙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已三具本辭免天意未
回不蒙俞允臣竊思豈惟學識踈淺委是弱質早衰新
病雖除而舊疾仍在且犬馬之齒已幾致仕精神血氣
皆非可以鞭策之時伏望聖慈哀臣愚懇聽臣終辭不
勝幸甚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陳言十事

臣吳與弼謹奏為陳言事臣竊伏念臣學術踈謬器識庸凡誤蒙聖明甄錄至京以來日夜惶懼戰越無地且聞士大夫清議謂臣至京日久全無建明大失朝廷寵拔之意責臣當矣待臣厚矣臣固嘗伏讀勅書天語諄諄渴欲臣來臣心豈不欲再仰天顏一進芻蕘之言上酬清問萬一顧臣草野鄙人初赴闕廷苟不自量冒昧有陳必干非分是以徬徨怵惕心雖切切而意更遲遲也竊思臣犬馬之年已幾七十丹衷徒在宿疾彌纏誠

恐涓埃未答而一旦身先朝露上孤聖明眷注下負士
大夫屬望罪不勝誅矣是以忘其鄙淺輒敢撰次先聖
賢格言竊附己意條為十事僭擬進呈粗備罄御之箴
非有所建明也今者欽蒙聖恩放臣歸田俾全愚分天
地覆載日月照臨捐軀殞命曷足云謝謹冒死以所言
上塵睿矚少致感恩戀闕拳拳之萬一謹具如左

其一曰崇聖志

臣聞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程頤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言人便以聖為志言學便以道為志朱熹曰要須做人難做底事孟子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周惇頤曰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伏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天下幸甚臣初至京師聞輿人之誦曰我皇睿知我皇仁聖我皇勵精圖治日不暇給太平之盛可坐而待矣然則願陛下納天下於泰和之中躋生民於仁壽之域者豈獨微臣之私為然

舉京師皆然臣自鄉里至於道途萬姓莫不然也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陛下躬上知之資膺天
人之眷際承平亨嘉之運而當春秋鼎盛之日誠大有
為之機會千載一時也程顥曰志不可慢時不可失司
馬光曰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朱熹曰時乎時乎不
再來如何可失伏願陛下奮乾綱之雄斷順天應人任
重致遠勿貳勿疑天下幸甚

其二曰廣聖學

臣聞聖雖生知未嘗不好學孔子學不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也或問於程顥兄弟曰生而知要學否答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朱熹垂拱奉劄陳大學之道曰清閒之燕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務伏惟陛下聰明睿知固不假學習而能然於萬幾之暇日召儒臣講讀經典一二條未必不少益聖聰而增輝聖政之萬一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三曰隆聖德

臣聞湯武於盤盂几杖刀劍戶牖莫不刻銘以致戒是
以聖德日躋孔子贊易之辭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德
惟一動罔不吉又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孔子曰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德之流行速
於置郵而傳命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伏願陛下
法成湯不自滿假之心體大易終日乾乾之意將見聲
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配天矣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四曰子庶民

臣聞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子之生也饑欲食而寒欲衣疾痛疴癢之欲其安逸皆於父母乎是賴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焉是以文王視民如傷也孔子贊易之辭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程頤釋之曰王者體天地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

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又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朱熹
釋之曰聖人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
世甄陶之書又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伏願陛下篤父母斯民之心而不已焉何皞皞之不可
致哉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五曰謹命令

臣聞管仲曰出令當如流水謂順民心也孔子贊易之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伏願陛下命令之施必詢謀僉同得其至當之歸然後執此之令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致丁寧之戒以諭其始驗從違之實以要其終必令行禁止而後已又必諄復成湯祝網之意以致拳拳欽恤之心焉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六曰敦教化

臣聞張載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子思曰修道之謂教門人問於孔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朱熹曰此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人不曉得我說在此教人曉人不會做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人做原是要持守此道理教常立在世間常如此端正纔一日無人維持便顛倒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人付得此道理與人做與不做却在人所以又為之立君師

作成之既撫養之又教導之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籠綏四方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纔遇着堯舜都妥帖平安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呂祖謙說思齊之詩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程頤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人任其自生自育

只治其鬪而已又釋重坎大象之辭曰夫發政行教使
民熟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
其從雖嚴刑而驅之不能也伏願陛下頒誥吏民俾天
下曉然知朝廷意之所在然後庶幾吾教易得而入焉
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七曰清百僚

臣聞書曰無曠庶官又曰百僚師師伏願陛下於人才
之際精加鑒別無曠官之失而有師師之美天下不足

平也苟賢否混淆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而膏澤豈能下於民哉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八曰齊庶政

臣聞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又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然則六卿者庶政之原而九牧之表也萬國賴以咸寧兆民賴以阜成昔仁宗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召宰輔賜坐給筆劄俾條陳所欲為者伏願陛下誥勅六卿各詳所司

利當興害當除悉條呈進陛下博采羣議議定頒行而責成於六卿焉庶政和而太平不難致矣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九曰廣言路

臣聞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聖人以天下聰明為聰明也朱熹曰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伏願陛下廣延視聽洞照八荒將見嘉言罔攸伏而萬邦咸寧矣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十曰君相一德同心

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躋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君臣之間必誠意交感而治功成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杜甫曰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君臣交盡其道而治功不建者未之有也然圖治非艱致治惟艱毋急近功毋規小利必處之以裕持之以漸而後可是以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夫然後將見四時調風雨順百穀

豐登而四靈畢至矣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謝恩表

撫州府崇仁縣民人臣吳與弼謹奏為薦賢事臣以菲才誤蒙聖明徵聘於去年五月十六日欽授臣左春坊左諭德凡四具本辭免乃蒙俞允賜臣歸田以其年十月十二日抵家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臣猥以愚庸起自草萊遽登臺閣龍顏春煦聖德淵微曠古之奇逢固大有光於名教非常之至渥豈宜叨被於凡流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直以早衰犬馬之齡懇辭鷓鴣
之署何意涓埃未答於萬一雨露沍降於無涯宸翰昭
回榮逾黼黻金帛璀璨重比丘山過憫餘生特領月廩
仍勞軺傳重辱皇華凡在斯文咸歆盛美顧茲微喘愈
益慙惶雖君父之慈曲賜全於生成而臣子之私實難
勝於負戴瞻望宸極答謝無由無任感恩戀闕激切屏
營之至謹差學生車泰奉表陳謝以聞

書

上嚴親書 辛丑

三月二十八日見丘彥庸知大人復職回家皆平善

不勝喜幸初只想老奶奶

先生外祖母

春月回鄉及見丘彥

庸言未有回日男遂於二十九日給引前來省視日夜

痛自咎責思為免時未省人事而大人遠赴太學十二

歲方隨伯父至京父子初見皆不相識居京時大人常

夜卧語男云吾昔在外時思爾不見淚下多少矣今爾

在傍宜努力進學期於成人當時男未知此言之切也

及年十八九雖畧知讀書志氣太銳自謂古人不難到
每輕前人忽慢行事大人雖時時切責之而其狂妄之
心終不能改年二十一回鄉粗涉人事然後漸知力行
之果不為易又天之所以拂亂其所為者恒極其至兼
以疾病纏綿茫然不知道路所由安得而順乎親哉身
雖隔千里之遠而夢魂無一日不在於親之側也每中
夜痛心罪不容於死去年六月來侍冀得一面親顏盡
告十年所歷思自奮於後日而罪惡貫盈親心未回抱

痛還鄉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信如窮人無所歸也

去歲古崖

不知以何事拒先生先生負罪引慝早暮號跪累日終不約是年冬先生復往省古崖感先生純孝父子如初

今年重欲來省就迎老奶奶回徘徊悵快欲進復却男不孝之軀何足恤惟益大人之憂耳本欲為悅親以來而返重親之憂豈人子之心哉於是舟至湖口既不敢下又不敢回遂至湖廣自湖口至湖廣凡一月遇人未嘗敢言家世惟恐累大人之德今以禾熟附舟回家偶遇四川朋友遂拜字奉報男自今年正月來多看四書

頃刻不離頗覺身心粗有所得於聖賢分上用工亦似
有下手處方知天之所以窮苦於身吾親所以責備於
行者恩何至哉噫男雖進德有日而大人年向晚矣惟
大人善自解為祖宗念萬幸萬幸六月初四日寓武昌
舟中男與弼百拜

與徐希仁訓導書

僕聞天下之至美者莫如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
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無知

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惟其未誠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戰順理乎繫累於欲從欲乎有所不屑撓乎其中懣乎其心苟一念之或失則聖人之道斯遠而習俗之溺彌深幾何不并其少有所得者而亡之惡在能有充哉是雖曰學與不學同也僕坐此患十年餘矣抱懣朝夕亦云至矣今年從春來一以大學語孟中庸熟玩一日恍然似粗有所見乃喟然歎曰聖人之道果易曉也果易行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朝夕之懣而有以超然樂乎羣物之表矣因益加力焉
所見益似親切於是又歎曰世俗固吾棄吾庶幾以自
與世俗固吾笑吾庶幾以自得吾方聖賢之親而惶恤
其他乎哉僕辱厚於足下有年古人重於交友者資以
輔仁僕敢自私哉足下嘗向僕稱道慨慕人之善則知
聖人之道之為美又向僕致自不足之歎則豈非同於
僕之懣耶今將釋子之懣而進子於樂地不難矣蓋為
之之機在我而為之之方則具於聖賢之書胡為而不

勉之也僕近走江湖歸得風疾艱於步往來得罄所言於左右惟尺書不惜時賜遠臨幸甚

與章士言訓導書

近閱舊稿得足下往來詩數幅重感故人之誼因憶去年僕赴京省親時辱贈言引堯舜周公孔子為我標的而期我造焉噫此大賢所宜希者豈區區小子所敢妄意竊僕嘗觀古人道德著於一身而事業光於千古者豈無其由不自小其量而用心純也足下之云蓋所以

廓我之量而純我之心輔仁之功一何大也夫聖至於堯舜周公孔子無以復加矣而其量豈自足而心豈少息哉後之英雄之士卓然特立者其量蓋期於堯舜周公孔子而其心亦以堯舜周公孔子之心為心一念慮一動作數聖人常在目前道德視數聖人為未克事業視數聖人為未大用力孜孜而不足量詎容小而心敢不純哉故能卒有所就降及其次則以先進大賢自期而用力於德行事業者亦無不至而亦各得其效夫期

於聖人雖未至不失為大賢期於大賢雖未至不失為
賢者世俗見其磊磊落落以自表見於後者迺謂天生
非勉可至語古人則置之度外語時人則曰某吾過之
某猶吾也某雖過我猶不能甚凡百一以時人自局靡
然以古人為難企而毅然安於小藝之易成不弘其量
而雜用其心小有所得志驕氣盈以為人生所事止於
如此嗚呼此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而今人之所以為今
人也與僕雖不敢當足下之所期亦不敢不以習俗為

戒而奮志乎古之大賢也犬馬之年三十有一矣六歲
入小學七歲而學對句十有六歲而學詩賦十有八歲
而習舉子業十有九歲得伊洛淵源錄觀周程張邵諸
君子出處大槩乃知聖賢之學之美而私心慕之於是
盡焚應舉文字一以周程張邵諸君子為心而自學焉
學之累歲而行與時違或以為古而不達時宜或以為
迂而闕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怪笑讓兼極僕雖不
敢盡忘初志亦不能不少徇於時徇時之心日深而初

志日懈魚以疾病相纏居恒感然不悅茫然無措感今
懷古於風晨月夕蓋有不勝其愁歎者矣今年自春初
專玩大學語孟中庸覺漸有所得舊疾稍減而精神稍
益沈潛晝夜反覆身心然後知聖賢之道豈獨古而不
達時宜豈真迂而闊於事情豈誠僻而且怪向之輒軻
齟齬於十年之間者於聖賢之道見之未明行之未力
也時議豈欺我哉賴天之靈祖宗之澤父兄師友之教
今得少有所持循以進何其幸也然日月逝矣少壯不

再過時之失不無憾焉以足下之明了此素矣而僕復
瑣陳於足下者誠謂令嗣震才美少年冀足下善誘之
至於道毋使其他日有如僕過時之悔也非足下之舊
故不敢以此瀆非令嗣之可學不敢以此勉惟裁處之
傳婁諸生進學有益可愛可敬勉之勉之僕近客歸得
風疾不能遠出末由良覲頻頻示教幸甚

與傅書

區區數月惟看四書比與足下別時所見似不同矣客

歸重訪一丘軒足下教學未回見士望知潯陽書皆到
向承足下送至江潯言自今當從新用工不識別後果
如何得區區書後又如何聞區區回鄉又如何若只欲
餬口似衆人則可謂云耳已矣欲更向上一步做好人
以光祖宗以大門戶以垂後昆則宜借令嗣至山中有
以相告區區居家遠俗事外日與二三子讀書窮理樂
堯舜之道而已此外非所敢知也

與傅秉彞書

別後日新如何區區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玩得論
語一周十五夜誦大學并或問亦一周身心似少有長
進人能如此接續用工去何患無益祇是或作或輟則
終不濟事耳昨日讀真西山大學衍義觀其叙堯舜三
代之盛君之所以為君臣之所以為臣皆本於大學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功漢唐之治君之慕學雖或
甚篤臣之輔導雖或甚切然於大學之道不明是以卒
於漢唐而已然則人之為學而不本於大學皆非也足

下之志果何如耶令嗣前日臨別言或四月至吾山中
今方正月而待四月其情慢不立為何如且或之一字
尤可見其情慢之實噫其不可教也明矣足下亦踵履
車之跡乎夜來又看衍義叙經史所載兄弟之事宜親
近而不宜踈遠宜忠厚而不宜刻薄痛快深切讀之令
人悚然毛髮皆豎念不得與士望兄弟一共觀之

與九韶書

別後兩奉書想皆達聽區區客城十餘日假館牛千戶

宅意甚適也有人自京師回言吾親正月到家復職長
幼皆安又一樂事但賤體半月來病瘡苦人亦順受耳
早晚多看中庸似有小益凡人宜以聖賢正大光明之
學為根本則外物之來有以燭之而吾心庶得以不失
此心一失幾何不為水之流蕩雲之飄揚莫之據哉吾
之所恐此而已所慕此而已汲汲若不及茫茫若有亡
不知日之夕昏之旦也詠懷數詩乃餘事云耳不審吾
友奉親理家之餘用力於四書所得何似少壯難再得

勉之勉之大丈夫毋為習俗所溺也不具

答九韶書

十二日共談半夜翼日餘樂猶妙正先賢所謂學必講而後明道誼由師友有之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也此數語雖恒能道之必親得其效然後知聖賢言語有味十四夜翫月待足下不至十五夜與豐城鍾生東陂王生二三人月下鼓琴觴詠甚快而足下又不與深令人相憶厥後莫聞消息恐足下滯

於疾今日辱書果如鄙憶宜善養心以自調理來書謂
把捉不定動與心違此豈真足下之患迺區區之常患
也足下今始知耳人患不知己病能畧自知正好刻苦
用工子願令弟欲相從甚善敢不如教但自己要立志
耳使回匆匆奉答不具

與傅秉彝書

人不可以不聞道而道亦未嘗不可聞也用一時之力
則有一時之功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功積之之久

氣質自然化矣近與足下談數日觀足下豈懵然無知者比哉苟能從事於斯他日得賢父子一助其為幸也莫大焉昔有人見濂溪先生甚慕其道而自惜年已老矣先生曰無害也但能聽吾說則庶幾其後果有所得由是觀之人患不為耳子雖不敢希濂溪先生之萬一而足下之年則少於濂溪先生之所誨者可不勉哉

與黃景章教諭書

久別而一見暫處而即別豈直足下情有不能釋而區區

亦奚能恣然哉然人生出處自各不同離合亦其常耳
惟相期於斯道愈久愈固則雖遠近異處而此心未嘗
不親慰也別來又半月思足下之誼每增感激則知足
下之與僕矣近無便舟因鄉人而至大冶寓於普濟寺
寺極幽曠學中師友日相往來永嘉朱廣文老成可親
諸生亦多純朴寺僧能禮儒者亦客中一勝事進修新
益何如有便可以字示途間所得拙文三篇附上見日
未期保愛不宣

與九韶帖

近別後深思人生只如此碌碌混衆度日義理俱無所知孤負降衷何異羣物歲月如流強壯能幾可勝歎哉數日讀四傳將畢昨日溫煇春秋左氏傳及穀梁傳至夜看得一公粗有意思而賤婦病甚敢煩賢友相過明早偕往種湖問醫幸甚

與子端帖

子端遭人倫之變而能不為習俗所移可謂難矣敬羨

敬羨吾讀書人深增惶愧專此奉賀

與族兄伯廣帖

歲裏讓一哥相遇言老兄目下顧賤地欲遣子來學拜
聞不勝欣忭仕敬兄亦欲教子甚盛事也合族能如此
祖宗幸莫大焉不宣

與吳宗謨帖

癸卯歲邂逅道途承眷眷同姓之好邀話市祠得挹清
風至今感感屢欲一訪貴里遍拜宗親以多故久未遂

所願也前歲承致中下顧得詢動履曾屬以奉勸各房子弟讀書未審近來何如也良覲何時冀順序保愛

復萬叔璨書

俾來喜審遠道寧家合宅納福為慰重拜厚貺兼承佳筆感愛多矣賤子自春多病近來尤甚學德荒疎無足道念去歲蒙遣令郎相過不勝欣躍惟不才無能啓迪貧家寂寥缺禮尤甚方自愧悚而今郎尋以家務歸寧弗得從容共學至今怏怏幸賴春融勿深責也尊堂姑

姑亟欲拜庭少致問安之誠多事遂爾蹉跎并乞寬恕
為禱

與胡昇

夜來會鎖生途中話久夜半方別意思甚好此公言自
別許久稍能循序讀書漸學把捉身心可敬又言節省
家務用志稍專近欲買屋鑿池今皆罷念此又可敬話
間志甚踴躍擬與足下頡頏而進得渠如此哀懶有望
矣

與友人書

壬寅

去歲小孤奉書已達且聞不以鄙言為妄戒酒進學非
喜聞過而勇於行者能如是乎可喜可敬近會吳德讓
言足下忽有虛弱之疾此讀書過苦所致最宜善自調
攝區區向時不曉事其進太銳往往盡力於書且高大
其聲耗喪元氣極為大害居京時得疾已不敢大聲讀
書居鄉曾於友人家講大學數日精神疲甚舊疾復作
自此不敢過用精神每讀書但隨力所到為之少倦則

止惟此心不可間斷為學本當日就月將優游涵泳方能持久若要急迫速成徒自苦耳終不濟事大抵聖賢授受緊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整肅言動端嚴以禮自持則此心自然收斂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但讀書明理以涵養之則尤佳耳苟此心常役於外四體無所管束恣為放縱則雖日夜苦心焦思讀書亦恐昏無所得脫講說得紙上陳言於身心竟何所益徒敝精神枉過歲月甚可惜也此區區平昔用功少有所見如此足

下其諒之

上嚴親書

癸卯

與粥田圃之餘書籍雖不敢廢然學漸覺長而德覺愈
難修矣鄉村僻處無師友之資兼以多病家務無可委
託不得大進而歲月不延卒墮小人無由少望聖賢藩
籬時發浩歎無所容身諸弟正好用工萬望大人善養
之俾不才而才不中而中甚幸甚幸所讀書宜只以小
學四書為急次及諸經本文其子史雜書切未可輕讀

男少有所得渾在小學四書語畧近思錄言行錄

時先生尚

未見程氏遺書朱子語類

於此數書苟無所深得則他書易壞心術

其害非淺鮮也大人常以訓男今漸覺之而用力晚矣

可勝歎哉

十月書云今年田圃之餘惟玩心論語集註其有得處直不知手舞而足蹈也自八月來又覺大長一格孟子所謂四端逐日省察體驗而凡所以持身所以處家所以接物似各有所持循所恨者獨學寡陋無師友以講

明之耳曰讓言大人的發諸弟回鄉此誠遠慮實不肖男之深願素志也蓋不惟鄉里純朴清儉可以為進學德之資抑早有以知稼穡之艱難則他日可不流於放逸惟大人斷之無疑急急遣行是禱所儲書籍并大人平昔親筆諸藁及親友書札亦望發與曰讓至誠護回為妙

乙巳閏六月書云深懼不能大進於學上玷先世近辱父師日夜痛心不遑起處又曰晦庵先生文集千萬發

回近來覺得文公先生言語愈深切著明但用工不逮耳

十二月書云十一月初八日訪鄉親黃于霄季子自京歸伏聞大人萬福合宅均安愁容頓破懽意曷勝繼聞明春大人有祭掃之歸骨肉有完聚之期此一大樂又何幸也與弼居鄉循常晚穀稍登但恨困於疾疢書籍荒蕪身心彌怠不敢擬於人列歲月駸駸血氣日減弱冠奮拔之志今安在哉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

也已豈不然乎諸弟於學初猶未嗜覆車之轍誠不願其蹈也士友自京來者深言其富貴相習後難處於鄉男默自惟念生長於飽煖之中居養所移無足怪者伏望大人善教俾裁損舊習素淨來歸漸親稼穡日與鄉里士友漸磨其進其成實未可量祖宗積累宜必獲此而男日夜之所深望也

與九韶書

丙午

別後多病侵陵甚苦亦順受耳知行新功逐日有進近

承送朱子經濟文衡至每日敬觀正如溪澗恰漲繼以驟雨也意緒儘多非筆所悉兼足下不曾有積累着實工夫難一時驟語也大要入門只在撥置他書一以四書及伊洛闢閩諸子專心循序熟讀勿忘勿助優柔厭厭於其間積久自然有得不可強探向上此味真難知之正文公所謂雖淡而實腴也不肖亦何幸而忽臻斯境痛快痛快來諭謂較前去年差勝甚善但用心不宜太苦進銳退速實非虛語足下精神甚短體弱致然宜

倍加保養以圖萬全

復曰讓書

山椒一別不覺經年懷想之情彼此共之不肖自去冬來學之功不謂不苦日用亦不敢謂不得其力但病體衰憊家務相纏無由猛進而日月不延企仰古人相去萬萬此朝夕所甚痛心者也今秋忽得教帖乃知進德之志不怠如此豈勝欣躍書窓展玩以慰別懷因以自激書尾欲令寄言猥蒙不鄙惡得而默但足下已自言

之矣來書云嘗肆力於四書此可謂不枉用其力而得學之本矣僕雖欲言奚言哉豈惟僕也雖聖賢復生教人又豈出此僕與足下別後工夫亦只此書而已足下又云雖能一時理會紙上陳言於身心竟無所裨此語尤有意味正好商量蓋人患不知反求諸已書自書自我自我所讀之書徒為口耳之資則大失矣今足下既自知無益身心則當漸向有益惟專心於此篤信之固守之深好之讀以千萬而不計其功磨以歲月而不期其

效優柔厭飫於其中則日新之益自有不期然而然者
矣

與曰讓書

念昔奔喪初還鄉時以情事未申罪逆深重不遑寧處
而百憂俱集其於賢妹及吾子曾不能少盡恩禮雖達
者不芥於意寧不大自歎於中耶閣下之官之日正不
肖穫稻黃栢遙望去塵豈勝愧感恒欲東訪一寫所懷
奈困憊之餘未得少蘇此志未易可遂而尺牘之敬且

闕如也知罪知罪中蒙疊寄佳貺拜領祇益慚悚耳與
年云閣下能祇勤所職可喜可敬嚮黃栢途中所言四
書五經本文循序俱下遍數讀過之志尚能爾乎不肖
於去臘遷居小陂庶事草創俱屬艱難祇隨分耳惟血
氣益衰學德不前無以洗不孝不弟之罪之萬一重累
父兄師友屬望日夜驚懼無地自容新歲鄉里間有子
弟相過共學日以多病少能與之精進益加惶懼徐妹
夫近承訪且有意來此亦美事也令郎在侍宜篤教之

熟讀小學四書五經本文養其德性毋令踈放閣下課程亦不出此大要小學書尤不可不痛加工夫須逐篇逐條玩味入心見聖賢教人之意昭然見於言外如此庶幾有進愚意常以為後世萬事之不逮古先者闕此以為之基也小學既熟方好用工四書五經須令成誦使其言如自己出則味自別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非虛言也四書五經本文既熟方可讀注旁及字史讀書如不循序致精只欲泛然雜看終不濟事徒啟精

神枉過歲月大可惜也區區平生陷此病痛悔無及矣
以閣下之年之資千萬日趨向上毋忝所生學者某近
年全然惰了役於利慾因克自持原其所由正以平昔
小學功疎讀書鹵莽根本不立故外物易以動搖可戒
也可戒也徽州及各縣有何書籍幸一一惠及為感末
由盍簪惟冀保愛不宣

與九韶子濡帖

今日承家兄帖示蒙諸親鼓樂導葬不勝感懼已奉字

託家兄告免再煩二賢友宛轉於諸親友一言務必得免則幽明俱拜大德不淺也

與傅秉彛書

承遣令嗣遠辱送葬兼貺賻儀不任哀感之至第二令嗣有志於學此誠美事愚意欲賢友今歲田暫與人佃種分穀長嗣早晚照顧家務令中子來學明歲又作主張賤子襄事後只有讀書最切擬整理此書籍須得數學者抄寫交游中有的當者可擇與令嗣偕來嗣表亦

間來受學不宜苟且因循歲月如賤子此時歲月已去
百病侵陵難得向前日夜痛恨徒自苦耳悔何可及心
事萬萬何由一面又云幼令嗣尚未知學須用拘束令
其熟讀小學四書五經本文足下亦宜痛加努力庶後
人有望也

回憲司經歷書

僕以不才誤蒙憲司列位大人以為可用特垂褒薦致
屈尊嚴枉顧蓬門一聞車馬之音驚惶戰懼汗流浹背

無所逃罪竊惟僕幼受國恩未荅涓埃正當踴躍以繼
清塵少圖微效然僕自二十一歲沾疾一向纏綿有加
無愈全然不能進學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無誤蒙齒
錄徒增愧赧兼以見患頭風等疾動作艱阻雖欲奮身
實不能得此皆大人親目所見者伏乞回司於列位大
人前申此下情乞賜別選英俊以副朝廷求才盛意貸
僕歲年使得逐漸醫治但身一健凡有指麾即當欣抃
趨事冒瀆尊嚴無任悚懼俟罪之至

回清漳王太守書

正統己未

與弼不幸早嬰多病晚益纏綿竊伏山間苟延喘息而已其於學德有弛無進重玷父師抱愧萬萬方措躬之無地尚奚有於四方之志哉近者伏蒙誤愛以與弼可以驅策特辱褒薦遣使臨門聞命震驚受恩感激不知所措夫嘉善而矜不能固大人君子為政之體顧僕何人敢膺茲寵伏望鈞慈察其無似哀其疾病俾得以遂其猷畝之私不勝幸甚謹遣學生黃節奉書申覆兼致

謝懇干瀆尊嚴無任恐懼俟罪之至

上石憲使書

庚申

撫州府宗仁縣百姓吳與弼見患風氣等疾謹遣弟與性稽顙拜書於憲使河南大人鈞座前與弼輒布腹心仰干造化與弼自幼隨親宦遊於外家山丘墓曠於祭掃年歲既久不免為人占侵盜葬已嘗遣弟與疇具訴於官人頑健訟慢延至今不遵遷改伏惟大人性行安潔學識高明德政治於羣情威刑服於衆志凡抱冤負

屈得以見直於秋霜烈日之表者幾千萬人矣而吾祖
獨懷羞於九泉何哉蓋為之子孫者怯懦逡巡不能伸
情於上而然耳不孝之愆其何以逃竊謂禮莫貴於重
本罪莫大於忘先與弼幼承父師之訓粗知自守曷敢
僭踰今日冒昧瀆犯威重而不避斧鉞之誅者誠以本
不敢不重而先不敢有忘也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矜其
哀悃特賜施行俾公法明於上私情申於下則死生受
賜子孫難忘干冒尊嚴無任戰慄俟罪之至

與黃鐸書

胡生齡望者區區祖居種湖鄰友胡子熙之子也充臨川邑庠生欲於曰讓處請春秋之學煩吾友館之待彼葬事畢引去求見凡百於賢伯仲青眼為禱

答周圻書

承喻諸葛武侯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有理則然矣然所謂必有者謂如律之自首法也自首款內有云其損傷於人於物不可賠償云云並不在自首之律若無

斟酌之宜而一槩從輕正朱子所謂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憐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鄙見如此漫以奉復不宣

答陸叅政友諒書

不肖奔喪時蒙倡義哀賻周旋備至豈勝哀感自是而後常於稠人廣坐稱揚盛德聞者莫不悚然起敬起仰今年春正慕想間忽辱教帖拜聞榮膺大藩之寄南服之民幸莫大焉兼拜寶楮佳紙美味尤深感感茲又拜

書獲知蒙備厚禮於先人之墓繼惠以胙益歎仁人君子之高風雅度邈乎其不可及也其於師友之誼厚矣於風俗激昂多矣顧小子曷足以承下風之萬一哉祇增愧感而已使回謹此申覆無任哀感恐懼之至

答族人宗程書

許生來承書問知足下拳拳於學深以為慰邇者因念吳族近代以來不勝哀替而吾宗種湖為尤甚不肖早既惰慢中益病苦萬不如人悔莫追矣父兄宗族無德

以動之鮮有一人能以振起後昆光顯祖先為意者惶
恐惶恐楊溪彭澤二族不能不深有望於士彰與吾宗
程也勉之勉之

與黃季恒書

行李往來知貴恙安愈不勝為慰賤子到此病體不佳
兼苦於瘡四月初方少緩痛遠人事養病觀書頗為自
在雖居市不異山間也諸生授業皆略有緒但恨吾友
隔遠耳子顏勵節二親契同此申意未會間各冀保愛

不宣

奉頤庵胡祭酒先生書

近別伏想尊候起居萬福為慰與弼十二月十三日南
浦問舟十四日早行十八日抵家諸生及璿慶席尊庇
皆獲粗安竊伏惟念與弼率意拜造少申謝懇瞻仰門
墻負罪感惡持蒙鈞慈緩其逋慢之誅備沐款教之至
仁人君子之心固如是矣璿慶雖幼均拜隆愛何感如
之贈言過許內省欷然雖為閭里之榮實重父師之辱

愧悚愧悚擬明春來親德音携數生拜假程氏遺書及
三禮諸書抄錄但未知家事如何行得否也今因王生
行便敬此申覆企仰西山無任瞻戀激切之至不具

與伍伯遜書

得假華館辱愛良多重承厚贖尤所不勝近別想動履
清勝為慰不肖十八日抵家諸生及小兒皆席庇粗安
每於親友話次未嘗不樂道賢主人伯仲和樂之意以
為薄俗勸敬羨敬羨今因王生行便專此馳謝不宣

答黃季恒書

伴來辱茶肉之貺甚荷承諭牛租俟面奉其詳令即往
質固知太幼然區區絕跡公門高明所素悉者雖愛莫
能助也

答任教授書

同安舊游風流雲散音問寥闊二十年矣周圻到山間
忽知閣下來教敝邦慶喜之餘恍然如夢繼王常至則
教鐸已施出人意表敬仰敬仰鄒觀來辱華牋及筆墨

書籍之貺兼承吾師以保楊先生遠命尤以為感細詢
泮水新政不覺撫掌歎賞無已實吾邦之幸而斯文之
光也與弼離羣索居舊學荒涼懶病日向衰憊負我良
朋多矣陽春白雪稱道過情何敢以當萬一祇益愧赧
耳鄙句奉酬漫爾備禮無復思致幸恕昏惰種湖之行
必有一日承問冀以道自任益堅雅操至誠樂育榮膺
天寵不宣

答郡侯王仲宏帖

哀卧衡茅光陰徒謝日切負愧平生知已是惶是恐風
雨中忽承命使頒昨何感如之拜賦之餘愈增悚懼耳
使回謹此申覆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復建昌郡侯謝士元帖

侯道諸生
習鄉射禮

岑寂中猥蒙使介書幣駢臻披雲霧而覩青天何快如
之第恨學術荒疎無能奉答儀章萬一為歎引領南雲
有懷固既使回謹此奉復

與上饒婁克貞書

久不聞問辱三月十二日書審侍奉吉慶為慰又知令
弟高升賢友進學不已二郎讀書尤以為喜於小兒友
分責善輔仁之功至矣大矣同諸生捧誦之餘快哉快
哉豈勝傾感謹書置壁間朝夕以為盤盂之戒示及所
疑當俟面講謁杜祠之作非區區所望於賢者棄而勿
治可也蘄春王侯正懷想間忽聞動履何喜如之且承
惠書事雖中阻意已領矣齊壽之屬樂於受簡但年來
衰病益昏無好語耳姜友譜文安敢食言惟是秃筆寫

字有孤盛意也良晤未期下學上達日進無疆是所禱也

雜著

吳節婦傳

節婦諱某航溪黎友和女也聘為處士吳彥升婦歸未幾而處士歿時節婦年二十一有子一人曰通纔四歲節婦以節自誓清儉謹畏處人所難人亦無不敬羨之也子通於與弼為族兄弟嘗謂之曰吾母孀居今四十

餘年矣志節凜如一日育我教我報恩無所宜得文以
識庶昭於後嗣抑少慰人子惓惓之心吾弟其成斯美
乎屢諾而未就今以春正月重以族叔父仲學先生命
迺感而言曰人之大倫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是已五倫各有其理而理具於吾心與生俱生人之所
以為人以其有此理也必不失乎此心之理而各盡乎
五倫之道庶無忝於所生若節婦者自少至老守志不
渝教育子婦以振其家是謂能不失此心之理而能為

人婦能為人母矣噫是亦人道之當然固無足深歎然
人欲橫流良心斷喪而人道不虧者鮮則節婦之行惡
得不表暴以勸於世哉洪熙乙巳正月丁亥族子與弼
謹識

觀湖說

崇仁東四十里有坪曰白沙吳氏所居之坪有大小五
湖湖之主人孟晦翁走書謂子曰元孫淡軒著觀湖說
亡於兵燹復求其說於子且有屬乎全體大用及洗心

滌慮之云予尚翁之志乃為之說曰觀湖之瑩然靜綠物無遁形則知不可以一私累乎吾心之高明觀湖之不息則知委之有源而吾心不可不加涵養之力觀湖流之必溢而行則知進修之有其漸而助長之病不可有是皆湖之勗吾志者如此其月到天心處及風來水面時之樂則在乎其人焉若夫藉湖之風月以流連光景則詞客所為非吾儒所尚亦非翁之請也

勸學贈楊德全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備仁義禮智四端也四端
一昧則失其為人之實而何以自異於禽獸哉然蜂蟻
之君臣虎狼之父子豺獺之報本睚鳩之有別則以物
而猶具四端之一人而陷溺其心於利欲之私流蕩忘
返反有不如一物者矣欲異於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
有之仁義禮知而已欲實四者於吾身舍聖賢之書則
無所致其力焉豐城楊德全遊太學歸覲與子同舟談
論累日慨然有志乎此而慮其還鄉或汨於人事且俗

染未易革也。微言為進修之方，復以為戒。子曰：天下之事，公私理欲、義利善惡兩端而已。其勢常相低昂，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輕重分而利害判矣。知者不患彼勢之重，顧吾所以積累增益吾勢之力何如耳。子歸，淨掃一室，置古聖賢格言於几，事親之餘入室，正襟端坐，將聖賢之書熟讀玩味，體察於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必求其如聖賢者，去其不如聖賢者。積功既久，則其味道希賢之勢日重，而舊習夙染之勢日輕，不患不

造古人門庭矣凡親友相見一以是忠告而善道之則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固有吾見其相與踴躍共進於此又何患乎人事之汨哉勉之勉之無怠

學規

庚戌

一須用循序熟讀小學四書本文令一一成誦然後讀五經本文亦須爛熟成誦庶幾逐漸有入此箇工夫須要打捱歲月方可苟欲早栽樹晚遮陰則非吾所知也一學者所以學為聖賢也在齋務要講明義理修身慎

行為事如欲涉獵以資口耳工詩對以事浮華則非吾所知也

一古人讀書皆須專心致志不出門戶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如或作或輟一暴十寒則雖讀書百年吾未見其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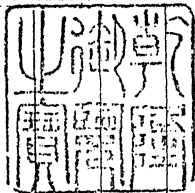
勞諸生禦水患

時溪水泛濫將及屋諸生築堤禦之

諸生用心力救水甚善此之謂盡已也事雖莫濟分則盡矣

遣晏海黎普使金谿

早晚所讀書及視聽言動得失應事接物當否途中人
家宿泊凡交游姓名皆須逐日札記歸日要看凡交處
之際務要禮貌從容恭謹不可傲忽



康齋集卷八